

十七史詳節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五

列傳

高崇文

高崇文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闕崇文性樸直寡言貞元中從韓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累官金吾將軍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其才詔統諸屯兵討闢時顯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皆大驚始崇文遣兵五千當若龜至是解褐受命晨已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具○鹿頭山南距成都扼二川之要闢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始破賊二萬于城下凡八戰皆拔賊心始搃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仇良輔舉鹿頭城二萬衆降除兵皆而縛送款闢走追禽之檻送京師入成都市并不移珍貨如山無秋毫之犯進西川節度使南平郡王刻石紀功于鹿頭山○崇文不通書厭按牘詰判以為繁且蜀優富無所事請扞邊自力乃詔拜同平章事郊崇節度使為京西諸軍都統崇文恃功而侈舉蜀帑藏百工之巧者皆自隨又不晚朝廷儀憚於觀謁有詔聽使道之屯居邠三年戎備整脩卒會昌六年詔配享憲宗廟于水簡

承簡

承簡以父平蜀功除嘉王傅裴度征蔡奏署牙將唐南北衙掌天子禁軍也牙或作衙南牙諸將平拜激州刺史治郾城始開屯田列防庸瀕潞綿地二百里無復水敗皆為肥田先是賊築武宮以奉戰勞承簡美其丘宅家財以養其儒宦備組豆歲時行禮野有嘉禾道反實民得以食將吏立石頌功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責賦尤急承簡代下戶數百輸租卒

王鐸送客

王鐸字昆吾太原人始為裨將嗣曹王臯之節度江西也李希烈南侵臯與鐸兵三千使屯潯陽而臯全軍臨九江襲新州遂以眾濟表鐸江州刺史鐸小心善刺軍中情偽事無細大臯悉知之因推以腹心臯入朝奏鐸文用雖不足而也可試○德宗擢為鴻臚少卿先是天寶末西城朝貢酋長及安西北廷校吏歲集京師者數十人隴右既陷不得歸皆仰粟鴻臚禮賓凡四萬緡凡四十年名田養子孫如編民至是鐸悉籍名王以下無慮四千人畜馬二千奏皆停給歲省五十萬緡帝嘉其公○建嶺南節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征簿多牟利於市鐸租其廩惟所入與常賦埒以為時進衰其餘悉自入數年京師權家無不富鐸之財○淮南節度使杜佑數請代乃以鐸檢校兵部尚書為佑副久之入拜尚書左僕射又檢校司徒為河中節度使進兼太子太傅徙河東河東自范希朝討鎮無功兵才三萬騎六百府庫殘耗鐸能補完番費未幾兵至五萬騎五千財用豐餘會回鶻入朝鐸欲示威武傾駭之乃悉軍迎迓于致反列五十里旗幟光鮮戈鎧厚密回鶻恐不敢仰視鐸偃然受其禮帝聞嘉之即除同平章事○鐸自見居財多一旦懼誘納錢二十萬李絳奏言鐸有勞然貪望不饒恐天下議以為宰相可市而取帝曰鐸當太原殘破後威雄富之治官將所以待功之臣不圖何以為勸不聽鐸性賦畲每燕饗輒錄其餘實之以收利改鐸家錢稿天下

互註珠求百計不卹刑瘵所得財號羨餘以獻

白居易傳

劉昌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善騎射天寶末從張介然討安祿山史朝義兵圍宋州城中食盡且降昌說刺史李本曰李光弼在河陽江淮足兵勢必來援今康趨尚多若屬以食可支二十日則救至岑聽之昌乃被鎧登城以忠義諭賊賊畏不敢攻俄而光弼援軍至賊夜潰○李希烈取汴江淮大震昌以兵三千

守寧陵希烈聚五萬攻之昌掘塹以遏地道相拒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圍去○貞元初德宗授潭原節度昌在邊凡十五年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美食兵械銳新邊障安寧○初城平涼當劫盟後將士骸骨不滅昌瘞之夕夢若詣昌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分建二塚大將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具牢醴率諸將素服臨之莫不感泣

替曰唐杜牧稱寧陵之圍解

李希烈攻平陵

劉玄佐召昌問曰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

守陣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猝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玄佐亦泣曰

國家將富貴汝謂李希烈取黃反時史臣謂不然且勅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惟賞罰耳今無罪而斬其甥而士心

且離不祥莫大焉寧好事者傳此以益其美非昌志也牧以為張巡許遠陷睢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

事不暴于世寧牧未之思耶

李景略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以蔭補參軍大曆末客河中閭門讀書靈武節度使杜希全表置子府累轉豐州刺史豐州當回紇通道時梅錄將軍八朝景略欲折之因郊勞遣人謂曰可汗新沒欲弔使者乃坐高堦待之梅錄俯僕前哭於是虜客氣沮索不敢抗自此回紇使至者皆拜于庭咸名顯聞○遷左羽林將軍對德宗延英殿論奏衍衍有大臣風○河東李說病以景略為行軍司馬會梅錄復入朝說大會虜人爭坐說不敢過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驚拜曰非李豐州邪遂就坐將吏相顧嚴譴○歲餘塞下傳回紇將南寇乃拜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受降城防禦使窮塞苦寒地塔爾音反邊戶勞悴景略至節用約已與士同甘藜藿渠溉田數百頃儲庫器械畢具威令肅然聲雄北疆回紇畏之卒于屯天下惜用景略才有所未盡贈工部尚書

張萬福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業儒不願乃學騎射從征有功拜淮南副使時許果以兵陰窺淮南代宗召見曰欲一識卿面且將以許果累卿萬福辭謝曰陛下以一許果召臣如何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始為我了許果事且當大用乃拜和州刺史萬福至果懼徙屯萬福追殺之○李正己反屯兵桶橋桶橋音勇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乃以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萬福因馳至渦口駐馬子岸悉發漕船相銜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魏州饑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兄子將米百車餽之為杜亞所忌召拜石金吾將軍及見帝驚曰亞乃言爾昏耄何邪詔圖形凌烟閣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閣不去帝震怒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徧揖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卒年九十萬福自始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莅凡九州皆有惠愛

郝玘

玘字平固

郝玘貞元德宗為臨涇鎮將常說節度馬璘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璘不聽及段佑代節度玘又說曰今若築臨涇以折虜勢便甚佑唯許請于朝卒詔城臨涇為行原州以玘為刺史成之自是虜不敢過臨涇○玘在邊積三年每討賊不持糧糧取之於敵獲虜必剗剔上苦對反下沱歷反而歸其屍虜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遷涇原節度使與史敬奉皆以名雄邊晉常奇玘身鑄金象令于國曰得生玘者以金玘償之朝廷畏失名將徙為慶州刺史

李光進

弟光

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河跌氏貞觀中紆內屬隸朔方軍光進與弟光顏俱家太原以沈果稱從馬燧

救臨洛戰渙水有功歷御史大夫元和四年_憲王承宗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為都將時光顏亦至大夫故軍中呼大小大夫儀而振武節度賜姓以光寵之詔光顏拜洛州刺史弟兄榮冠當時

李光顏

李光顏字光遠葛城少教以騎射

初光進與弟光顏少依舍利

每數其天資果健

果健

招反已所不逮長從為

裨將

謂將之偏副

馬城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劍贈之從高崇文平劍南數奪旗陷軍出入若神

益知名

○元和中

憲宗討蔡擢為忠武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大破賊時曲初賊震壓其營以陣眾不

得出光顏毀其柵

柵色反

將數騎突入賊中矢集其身如猬

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

北當此時諸鎮兵環聲十餘屯相顧不肯前

獨光顏先敗賊始裴度宣慰諸軍還

為憲宗言光顏勇而義必立功十一年屢困賊遂拔凌雲柵捷奏入帝大悅進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敗

賊於郾城

上於韓弘素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之

結反乃飾名姝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進

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為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

女色為樂為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貳因鳴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

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於是士氣益勵裴度築赫連城於淹口

淹口又作記

呼薄戰城為震壞度為甚光顏力戰却之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寨遣田布伏精騎於五溝下扼其歸路賊

死千餘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賊平入朝賜與蕃渥敬宗初拜司徒卒○光顏性

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為用許師勁悍常為諸軍鋒故數立勲

替自世皆謂李愬提孤旅八蔡縛賊為奇功殊未知光顏於平蔡為多也是時賊戰日窘盡取銳卒抗

光顏憑空堞以斥

戰水之戰洞曲之戰五溝之戰連驚賊帥由是悉銳

賊雲之故邢城之卒當光顏而愬得乘虛以入蔡也

故愬能乘一切勢出賊不意

然則無光顧之勝望焉能奮哉

烏重胤

烏重胤字保君河東將承玘子也少為潞牙將盧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連吐突承璀將圖之以告重胤乃縛從史帳下士持兵合譴重胤叱曰天子有命從者貴違者斬士斂手還部無敢動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帝封淮蔡詔李光顏相倚角大小百餘戰凡三年賊平徙橫海軍建言河朔能拒朝命者蓋刺史失權鎮將領軍能作威福也使刺史得職大帥雖有史思明安祿山之姦能據一州為叛哉臣所管三州輒還刺史職各主其兵因請廢景州法制修立時以為宜文宗初拜司徒李同捷請襲父位帝方務靜安授同接寬海以重胤書將兼節度卒○重胤出行伍善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降重胤蔡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大抵如此待官屬有禮當時有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府既歿士二十餘人封股以祭子漢弘嗣爵

史臣曰古所謂名將者不必蒙輪拔距之材拉虎批熊之力要當以義終好謀而成而阿跌昂仲氣泉陰王卒多令範護家權於主婦拒美妓於姦臣章武中興之功義部之効也重胤忠於事上仁以待下淮蔡之役勲亞光顏安邦之臣不可多得

石洪

石洪字濟川有至行舉明經為黃州錄事參軍罷歸東都十餘年隱居不出公卿數慰薦皆不答重胤鎮河陽不賢者以自重或薦洪重胤曰彼無求於人其肯為我來耶乃具書幣邀辟洪重胤知己故欣然戒行重胤喜其至禮之後詔書召為集賢校理

楊元卿

楊元卿少孤慷慨有術略客江海上時時高論人謂狂生吳少誠跋扈元卿與少陽言君臣大義以動其心及元濟擅廢節度元卿欲困其財使不振謬說曰先公宏子財諸將至寒餒府之有亡我具知之君若大賜將士以自固吾為君持表見天子安有不從者元濟許之既至則具條賊虛實請救諸道執元濟誅之蔡平超拜左金吾衛將軍○建言淮西多怪珍寶帶往取必得帝曰我討賊為人除害我求得矣焉用寶止勿復言長慶初移宗擢涇原節度使元卿望發屯田五十頃屯築高垣牢鍵閉冠至耕者保垣以守居六年涇人德之○大和中宗卒然性險巧所至聚斂諸結權近故累史方任云

曹華

曹華宗州楚丘人憲宗初拜散騎常侍吳元濟不受命詔烏重胤討之請華自副戰青陵城賊大奔拔凌雲柵以功封陳留郡王蔡平進棣州刺史○俄而充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饗幕甲士于廐反酒中乃閣門大言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于幕環之凡斬千二百人血流殷渠海沂之人重足屏息華請治寬許之自李正己盜齊魯俗益汙反華下令曰鄒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貲佐贍給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徙鎮義成軍卒華雖出戎伍而動必由禮愛重士大夫不以貴倨人至廝上音斯豎新舊馬音者必待以誠信人以為難

高瑀

高瑀冀州修人居宅少沈邃喜言兵王湍死諸將多自謂得之幸相裴度韋處厚以瑀治陳蔡素有狀習軍中情偽欲任之會軍中表丐瑀遂詔領之○自大厝後擇帥悉出宦人中尉所輸貨至鉅萬貧者假貲富人既得所欲則推斷膏血倍以酬恩十常六七及瑀有命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債帥州比水旱無年瑀相地宜築隄庸百八十里時其鍾洩民賴不饑卒于鎮○瑀居官寬和無赫然譽所至稱治士人

懷之

于頔

于頔字允元後周太師謹七世孫蔭補調華陰尉華陰尉累遷侍御史為吐蕃計會使有專對材○為湖州

刺史部有湖隄異時溉田三千頃久廢廢廢許山峻險貌頔行縣命修復隄開反獲杭稻蒲魚無慮萬計

統名改蘇州罷淫祠濬溝渚端路衢為政有績然暴橫少恩○俄遷陝虢觀察使益自肆峻罰苛懲官吏

喘恐皆重足一迹○貞元十四年德宗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誠叛頔率兵自唐州戰吳房朗山取之禽

其將李璣於是請升襄州為大都督府廣募戰士儲良械有專漢南意帝晚務姑息頔所奏建無不開允

公鈔私輸持下益急而慢於奉上俄拜同平章事擅以兵取鄧州天子未始誰何初襄有鬆器上盧元反亦黑漆也

天下以為法至頔驕蹇故方帥不法者號襄樣節度○憲宗立權綱自出頔因家童上變貶為恩王傅後

遷太子賓客卒○頔嘗制頔聖樂舞獻諸朝又教女妓為八僧聲態雄侈號孫吳頔聖樂云

互註進獻甚厚食貨志誠帝用刑以收威柄帝曰頔懷奸謀欲朕失人心也刑法志作頔聖樂李夷簡傳

杜亞

杜亞字次公京兆人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累遷諫議大夫亞自以當衡柄怏怏不悅李栖筠風望

高時謂當宰相故亞厚結納元載得罪常袞惡之出為江西觀察使德宗立召還亞意必任台宰倍道進

與人語皆天下大政或以事祈謁輒相然可帝知不悅○興元初為淮南節度使至則治漕渠引湖陂築

隄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夾隄高中田因得溉灌疏啟道衢徹墮通墮人皆悅賴然承陳少遊後喪率

煩重用度無藝人冀有所矯革而亞雅意丞弼厭外官往往不覩事方春南民為競度戲亞欲輕賦賦吏

乃縣船底縣尤反赤使篙人在油綠表沒水不濡觀沼華遠雖遠反費皆千萬李衡曰使禁尉為之

不是過也既泛九曲池曳繡為颿名威反亦作汎李衡曰未有錦纜云何纜所以維舟吳書曰甘亭曾以纜維舟去縣別事以示焉亞慙自是府財耗竭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吏部屬官垂拱元年改主爵三司封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為帝高選故郊迎趨跪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舊史曰裴度至魏博立慰以錢帛獲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勇當成功不二日光顏被時曲兵帝嘆度知言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刺背傷首得不死制符弗反斬也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通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伏○即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擊不解內外大恐人累患度度當國內外始安由是討賊益急始德宗時尚倚向中朝士相適金吾輒飛啟宰相至問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迎天下聖英等策乃建諸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時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確苦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為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為逆順會高霞寓戰卻他相揣帝厭兵欲赦賊鉤上指帝曰一勝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師臣勇怯兵疆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十二年宰相達吉涯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以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為朕行乎度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彰義軍節度八對迎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受首臣無還期帝壯之及行發神策騎三百為衛初達吉忌度帝惡居中撓沮之出外度屯鄆

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于勇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專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縣緝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洄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濬禁偶語於道夜不燃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闕死抵法餘一蠲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泣度入朝策勳進晉國公復知政事

范祖禹曰裴度伐叛以刑柔服以德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為暴而唐之為仁故能變犢戾之俗為驩虞之民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故歟

○程昇皇甫鏐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纖人始得乘鏐呼財反初蔡平王承

宗懼度遣辯士柘書督說乃獻德棣二州又諭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為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乃

離李師道怙疆北音戶度密勸帝誅之乃詔田弘正致討弘正奉詔師道果擒○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

亡命坊使楊朝汝收其家簿閱貨錢雖已償悉鉤止根引數十百人中丞蕭悅及諫官列陳中人橫恣度

亦極言之時方討鄆地名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辨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

帝不悅徐乃悟責朝汝曰以爾使我羞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雖是京師澄肅○帝嘗語臣事君當勵

善底公朕惡美權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

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如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為難辨則易以為易辨則難

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為昇鏐所構出為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

討使時帝以李光顏烏重胤牙將倚以擊賊兵十餘萬有所畏無尺寸功度既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

聞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度復當國數居中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痛暴稹過惡

帝不得已罷弘簡鎮近職俄擢樞宰相以度為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搖跟心帝不召於是交章極論未之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思者懷疆者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陞見始陳二賊時換受命無功並陳所以入觀意感慨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者謂度無援與且久外為奸愴恨抑反也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毅將貴臣至肅咨出涕舊儀閣中群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謁者答帝以度勲德故待以殊禮度之行移免融廷湊書聞說謠當傳以大誼二人不敢樂皆願罷兵帝方憂深州圍欲必出牛元翼更使度賜書布告或曰賊知度失兵柄必背約願望帝釋然乃拜度領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偁劉悟舉軍譁怒譁胡瓜反執承偁悟拘以聞帝怒問度何施而可度曰臣素知承偁寵悟不能堪嘗以書訴臣帝曰悟誠惡之胡不自聞度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必聽且臣視天顏不咫尺尚不能決千里單言可悟聖德哉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獨斬承偁則四方群盜隱然破胆矣帝曰顧太后養為子且我何愛更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承偁昭義遂安○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群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平章事權倖側目謂李逢吉險賊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為逢吉所間罷為左僕射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三日度數請立太子遂立景王為嗣逢吉既代相思有以牙孽之內結宦官種支黨醜沮且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奪平章事○長慶四年穆宗王廷湊屠元翼之家四年正月中原鎮州為王廷湊所害敬宗羞惋數幸輔非其人使幽賊熾肆羣處厚上疏曰沒黯在朝淮南寢謀千木處魏諸侯

戍廣異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領而數恨無

蕭曹今一裴度擯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謂處厚曰度累為宰相而官無
平章事謂何處厚具道其由於是復度兼平章事○寶曆二年宗度請入朝達吉黨大懼欲以請度天子
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
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地弗治假歲日完新然後可行帝悅曰群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因
止行○帝縱弛日晏坐朝度諫曰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聲畏近聞延英益
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闕於萬帝嘉納為數視朝帝崩定策立江王是為文宗度討李同捷平之即陳詞
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奏可○太和四年宗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政事帝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述避禍於是牛僧孺等同輔政度勛
業久居上欲有所還乃共營其跡損短之即白帝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關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
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作別墅具煥館涼臺疏綠野堂敷泖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
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
安否開成二年宗復詔節度河東度辭老疾帝命盧弘宣諭意曰為朕臥護北門可也度乃之鎮三年拜
中書令上已宴群臣曲江度不起賜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止禱使者及門
而度憂年七十六諡曰文忠大中初詔配享憲宗廟廷○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
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
用常為天下重輟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子識字通理性敏悟凡經目未始忘
推蔭拜大理卿襲封晉國公半封為涇原節度使識至治望障望障反整戎器聞屯田初將士守邊或橫威
不得還識與立成限滿者代由是人人感悅後徙靈武等軍靈武地斥鹵無井識警神而鑿之果德泉

互註為當路所擯致開處舒元為人忠勇可當一面白居

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奸臣刺宰相及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群議任度政

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其知言哉穆敬不君儉人腐夫微思乘釐竊泉反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

李逢吉

此將反

李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舉明經擢進士第元和宗中累拜平章事逢吉性忌前險譎多端及得位務儉
好惡裴度計准西逢吉慮成功蓋圖沮止趣和議者請罷諸道兵憲宗知而惡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
穆宗召為兵部尚書時度與元稹知政事度嘗修稹儉佞逢吉以為其隙易來遂并中之遣人上變言植
度坐是皆罷逢吉代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因以恩爵動說導者更相挺尹連反以詆傷度於是李紳章處
厚等誦言度為逢吉排近也度初得留時已失河朔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相度而中外文章言之
帝訖不省度遂外遷○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為與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
有張又新李贍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普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
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未幾封原國公○敬宗新立度求入覲逢吉不自安遂
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及訓用事召拜尚書左僕射平

元稹元姓左僕衛大夫元嘔又後魏

孝又改拓拔為元氏望在河南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十五擢明經元和宗初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性明銳遇事輒舉○始王叔文
王伾蒙幸太子宮而撓國政稹謂宜還正人輔導因獻書曰賈誼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

咸王本中才近管蔡則讒入任召周則善聞豈天聰明哉而克終于道孝教也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唐叔與游目不問淫艷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及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則彼道德之言固吾所習聞陳之者易論焉夫成王所臨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諷則興禮樂朝諸侯措刑罰教之至也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黜師保之位胡亥秦二世名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越高刑餘之人傳之以殘忍賊賊之術天下之人未盡愚而亥不能分馬鹿矣高之威懾天下而亥自幽深宮矣若秦亡則有致之也太宗為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即位後雖聞宴飲食十八人者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貞觀太宗以來保傅皆宰相兼領餘官亦時重選故馬周恨位高不為司諫即其驗也母后臨朝翦棄王室中廢為太子雖有骨鯁有忠臣謂之骨鯁不敢言之士不得在調護保安職及讒言中傷惟樂工訓服為證豈不哀哉比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不疾廢其貶賸上莫報反目少時即休戎罷帥者處也下五倍反聲也之又以僻滯華首之儒備侍直侍讀越月踰時不得言夫以匹士之愛其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豈天下元良而反不及乎臣以為高祖至陛下十一聖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眉眉者故不之省設萬世之後有周成中才生於深宮無保助之教則將不知喜怒哀樂所自况稼穡艱難乎願令皇子洎諸王齒育講業行嚴師問道之禮輟禽色之娛資游習之善豈不美哉○又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曰臣聞治亂之始各有萌衆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決事深宮中群臣莫得與此亂萌也人君始即位萌衆未見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疎利曰彼之真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微要音利手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

於上上下下之志需然而通合天下之志治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載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可得乎及夫進計者入而直言者戮則天下君子內謀曰與其言不用而身為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則澤利曰吾君所惡者拂心逆耳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由是進見者革而不內言事者眾之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況天下四方之遠乎太宗初即位天下莫有言者孫伏伽以小事持諫厚賜以勉之自是論者唯懼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上之盛意曾不以忌諱為虞於是房杜王魏議可否於前四方言得失於外不數年大治且文皇獨運聰明於上裁蓋下盡其言以宣揚發暢之也陛下即位已一歲百辟卿士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而受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封執諫而蒙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冤決事明察幽之意者以陛下虛傳洪深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哉蓋下有所不能發明耳承顧問者一二執政對不及頃而罷豈暇陳治安議教化哉他有司或時召見僅能奉簿書計錢穀登降耳以陛下之政視貞觀_{太宗}何如哉貞觀時有房杜王魏輔弼之智曰有獻可替否者今陛下當致之初而言事進計者幾無一人豈非群下因循竊位之罪乎魏陟死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諸王固盤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群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入攻游○于時高弘本等出為刺史閭旬召還詔書積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陳西北邊事憲宗悅召問得失當路者惡之出為河南尉後拜監察御史按嶽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過賦凡十餘事憲宗諭奏會召礪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礪不讓中人怒擊礪敗面宰相以礪年少輕樹威失臣憲體敗江陵士曹參軍○元和_{憲宗}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礪尤長於詩與居易名相將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誦之宮中呼元才子○後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為士類訾薄俄遷翰林學

士承旨

玄宗初置翰林侍詔以張說等為之至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云云

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植交挽弘簡在

樞密尤相善幾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其沮卻之度三上疏劾弘簡植傾亂國政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

廷乃可帝迫群議乃罷弘簡而出植為工部侍郎然眷倚不衰○未幾進同門下平章事朝野雖然輕天

時王建湊方圖牛元翼於深州植思奇節報天子以獻人心所善于方等皆豪士雅遊燕趙間能得賊要

領可使反間而出元翼願以家貲辦行植然之李道吉知其謀陰令李實誅幾度曰子方為植結客將刺

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以開導以度借罷宰相太和三年召為尚書左丞務振綱紀出即官尤無狀

者七人然植素無檢望輕不為公議所右俄拜武昌節度使卒所論著甚多行于世在趙時辟實筆筆工

為詩與之酬和技鏡湖秦望之奇蓋傳時號蘭亭絕唱植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歷十年信

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如廉節不飾云

牛僧孺

牛僧孺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為生工屬文第進士元和初

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第一條指失政其言鯁直不避宰相穆宗初徙御史中丞按治不

法內外澄肅李直臣坐賊渠無反以當死賂宦侍助為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

不才者持祿取榮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以戶部

侍郎同平章事○敬宗立封奇章郡公是時政近倖僧孺數表去位授武昌節度使鄂城土惡巫祀即部

也咸增築賦羨茅於民吏倚為擾僧孺不陶覽諸歷反以城五年畢鄂人無復歲費又廢沔州以省冗官

○文宗立李宗閔當國屢稱僧孺不宜棄外復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幽州亂楊志誠逐李載義帝召宰

相問計僧孺曰是不足為朝廷憂范陽自安史後國家無所繫休戚前日劉總挈境歸國荒財耗力且百

此乃武俠，而安元整IDR請勿向：www.eitongbook.com